

# 奴性与血性

■王兆贵

处炫耀。如此等等。

如果说贾桂的谦抑出于惯性,那么姜师德的“唾面自干”则完全是自我贬损了。武周时期,宰相姜师德之弟授为代州刺史后,来向兄长辞行,姜师德教导他遇事要忍耐。他回答说:“有人把口水吐到我脸上,我把它擦掉就是了。”姜师德说:“这还不行。你自己擦了,有还怒于人之嫌,你应该笑而受之,等它自己干。”忍让到这个份上,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:贱骨头。丧失了尊严的宽容,还有什么人格可谈,假使这也算人格,只能是奴性人格。

同奴性相反的健康人格,通常被表述为血性,是人性中正直、率真的一面,表现为对强者不卑不亢,敢怒敢言,敢作敢当。血性作为一种内在的气质和独立的人格,并上升为刚强的意志,备受推崇与赞赏。

人们所肯定和赞赏的血性,应当属于性格评价和审美取向的范畴,是正向的、褒义的。一个有血性的人,平素不见得就血脉偾张、易于冲动。有些年轻人,开口闭口皆脏话,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向,稍有不爽就当街撒野,能叫血性吗?令人敬佩的血性往往表现于危难之际、关键时刻,自告奋勇,挺身而出,抑恶扬善,伸张正义。

血性关乎一个民族的荣枯及其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兴衰。一个血性衰微的民族,雄心不再,锋芒钝化,从骨子里变得酥软起来,注定是没有出息的。当虚幻缥缈的霓裳羽衣曲盖过了威武雄壮的秦王破阵乐,“渔阳鼙鼓动地来”的劫难就降临了;当骁勇善战的八旗子弟沦为游手好闲的纨绔少爷,乾隆赞赏的“健说此居管”就成了旧话,大清帝国也日趋衰落;当后蜀君主孟昶在城头挂出降旗,就体怪悲怆吐槽“十四万人齐解甲,宁无一个是男儿”了。

看到过不少的文章,都在为中国男人缺乏血性而担忧。假如年轻的追梦族追的多半是“伪娘”“渣男”“小鲜肉”,以此为范式而效仿,出门怕晒黑,开口娘娘腔,势必会影响到刚毅性格的养成。尤其在那些贬损英雄的文章推波助澜下,慷慨激昂的壮举被抹黑,精忠报国的志士被调侃,榜样的力量、好汉的精神被消弭,年轻人的心目中只剩下不健康的流行元素和偶像,阴盛阳衰的倾向就会滋长。青少年心中的男神,即使不是夸父、共工、岳飞、雷锋,也不能膜拜“奶油男”“蛇精男”之类的网红,否则,一味被颜值排行榜所吸引,不能不说是教育和疏导的失败。可以想见,十里洋场的香风熏倒了入城勇士,哪里还会有霓虹灯下的哨兵?娱乐至上的浮华弥漫舞台荧屏,怎么可能鼓舞年轻人奋发有为?

尽管部分年轻人的审美取向偏向阴柔,但从更大范围看,这个时代并不缺少富有阳刚之气的男人,缺的只是在价值考量上的舆论引导以及由此产生的舆论氛围。当我们的学校和家庭从富养与穷养的纠结中解脱出来,从娇生惯养的溺爱中警醒过来,多给孩子们一些能自立、抗摔打的历练;当我们的主流媒体不再跟风炒作作星闻颜值,而是投向默默耕耘的科教文卫工作者,投向共创繁荣、共建和谐的各界劳动者,投向无私奉献的共和国军人,即投向社会的中坚和脊梁时,年轻人的身心也会随之振作起来,富于血性的阳刚之美就会成为时尚。



热风冷眼

## 短笛新韵

### 梦回军营

■周铁钧

韶华戎马戍边防,  
莽原旷岭五尺枪。  
霜天站哨伴星月,  
烈日巡逻跋翰荒。  
冬夏挥汗苦练功,  
攻坚克难演兵场。  
退伍十载情不坠,  
梦回营盘又戎装。

### 蓬莱阁好一连

■闫建伟

巍巍丹壁<sup>①</sup>凌沧海,  
渺渺仙阁<sup>②</sup>浮碧云。  
香径纷纷尘絮客,  
幽林阵阵鼓角音。  
云龙虎啸惊山谷,  
血指汗颜动路人。  
花谢花开来复去,  
一连代代报国心。

注:  
①丹壁:指代丹崖山,为一连驻地。  
②仙阁:蓬莱阁。

### 聆听军号

■赵玉亮

使命在号声中集结  
力量在号声里汇聚  
沸腾的热血和青春  
闪光的理想与信念  
沿着岁月的长廊  
一路搏风击雨而来  
勇往直前压倒一切的旋律  
感动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肺腑

时间  
记录着忠诚  
空间  
雕塑着执着  
每一声  
都是对祖国的深情呼唤  
每一声  
都是对人民的美好祝福

这种铜质的金属之声  
是世界上最神奇的语言  
只有时代  
才能触摸到它的高度  
只有历史  
才能测量出它的深度



生命之舟(油画)

朱志斌作

## 英雄之歌代代传唱

——读《陆战之魂》

■秦延安

“狼牙山五壮士”来自哪个部队,参加过平型关大捷、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的又是哪些部队……军旅作家董保存在其新作《陆战之魂》中,通过讲故事的方式,详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原18个集团军的历史荣光,在歌颂人民军队的不朽军魂中,为我们揭开了中国军队的身世之谜。

《陆战之魂》是一部向中国军改献礼的纪实文学作品,全书按原集团军建制共划分为18章,以每个集团军的发展沿革为主线,向读者全方位展示了18个集团军的铮铮铁骨和战魂风貌。

《陆战之魂》不单单是介绍集团军的情况,更是要歌颂陆军将士不断传承的陆战之魂,让英雄之歌代代传唱。在“一军一师‘一把手’”中,为了能再上战场杀敌人,在没有医疗器械

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,身负重伤的贺炳炎嘴里咬着毛巾让医生用木工锯子为其截肢,手术做完了,嘴里的毛巾也被咬得稀烂,但他仅躺了6天担架,就又骑马率部纵横沙场;余秋里在战斗中左臂受伤,因为无医无药便简单地包扎一下继续长征,在巧渡金沙江船翻时,他仅靠一只右臂游到了对岸,即使伤口爬满白蛆,仍继续爬雪山、过草地。除了这些著名的将军外,书中还提到了一些“有灵魂、有本事、有血性、有品德”的士兵,如“人民的好儿子”刘英俊、“新一代模范士兵”向南林和一家三代精忠报国的藏族战士降巴克珠等,他们不仅筑起了中国军队的魂魄,更用血性扬起了中国的军威。

英雄的精神永远不灭,英雄的气概永世长存,英雄的名字流芳百世,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英雄,一支军队要有自己的楷模。铭记英雄,让英雄之光照亮我们的逐梦之路。



书海速播

## 回家的路

■王洪飞

姜云燕和帕米尔军医刘忠银的故事。能为边防官兵当好健康“守护神”的种子,开始在杨善文的心里悄悄发芽。为了检验自己能不能适应高原气候,暑假期间他还去了一趟西藏。其实,那个时候杨善文并不知道帕米尔高原的具体位置。直到毕业前夕,他才在地图上找到了喀什、喀什米尔,在一片黄褐色的区域上看到了帕米尔高原。当杨善文真正来到红其拉甫边防连的时候,他又开始了新的旅程。

你知道红其拉甫边防连有多远吗?从乌鲁木齐到喀什1500公里,从喀什到塔什库尔干县300公里,沿国道314线继续往南走120公里就到了红其拉甫边防连。这里海拔4300米,氧气含量不到平原的一半,四周群山环绕终年白雪皑皑,官兵们从来没有穿过短袖。

连队有巡逻任务时,杨善文总是抢着去,他知道在高原上一个小小的感冒,都可能夺去官兵的生命。他在连队还担负了制氧员,官兵们训练、执勤回来,他就督促大家都吸上一个小时的氧。红其拉甫边防连是个荣誉连队,他又担任了讲解员的任务。杨善文说,每讲解一次连队的荣誉,都是对自己最好的教育,只有把连队当成家才能把根扎在帕米尔高原。连队附近的牧民也离不开他,一次,一个牧民的孩子生病了,他在冰河上向牧民家匆匆赶去,冰面破裂,他一下子跌

落在河水里,大半个身子都湿透了,赶到牧民家,衣服冻成了冰,但他顾不上这些,忙着给孩子诊断、输液,临走时又留下了口服药品和自己的电话。3天后,牧民告诉他,孩子的病痊愈了。牧民拉着他去家里做客,杨善文辞谢道:“我们都应该互帮互助。”

2015年7月27日,是杨善文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,这一天早晨出操前,家人打来电话,父亲因为心脏病突发在医院抢救,当他出操回来后,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的号啕大哭。回家,马上回家。从连队出发,杨善文辗转了一天才到喀什,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,到达时已是次日凌晨。这一夜,他在乌鲁木齐航站楼前的草地上坐了一宿。第二天乘坐最早的航班飞到沈阳,赶到丹东的家时已是晚上8点。妈妈抱着他就哭:“儿子,你可回家了。”

假期很快就结束了,当沿途的绿色越来越少、白色的积雪越来越多的时候,杨善文知道他离连队越来越近了,“扎根帕米尔、忠诚守边防”这几个标语大字已依稀可见。当他沿着那条熟悉的路走进营区,门口站着几个连队干部,连长跑过去接过杨善文的背包,指导员一把抱住他说:“欢迎归队,欢迎回家。”

杨善文心里一怔,跨越一万多里路,终于又到家了。

## 父亲的花

■王明洪

那次回家,惊奇地发现阳台上摆着十几盆花,有芦荟、月季、茉莉、吊兰、夜来香,还有好几种叫不上名来。大大小小的花盆错落有致地占据一方,静静地端坐阳台,如一系列等待阅兵的士兵。原本孤寂的阳台因这些花的装扮一下子变得生机盎然。

不知何时,父亲悄然走来,乐呵呵地向我说道:“现在老了,一闲下来,大块大块的时间不知该干嘛,怪闷的,这不种点花花草草打发时间。”言罢,父亲满脸的皱纹缓缓舒展开来,“这很好啊。”我淡淡地说。听到我的赞许,父亲变得兴奋异常,饶有兴致地向我介绍:“你看,这是风信子,多年生草本球根类植物……”父亲如数家珍,暖暖的目光轻抚着每一盆花。

儿时家贫,为补贴家用,父亲随村里的年轻人到南方务工。他们在建筑工地干活,工地上马达隆隆,尘土飞扬。电话里我问父亲:“累吗?”父亲在那头呵呵一笑:“不累,活也简单,把水泥往模型里一

灌,就会开出花来!”在父亲那里,我总能探寻到春光明媚。

高中毕业后,我参军入伍。部队在祖国北疆的一个偏僻小镇,条件艰苦,气候恶劣,训练苦了累了,我就想想父亲,不觉心头暖洋洋,亮堂堂。我入伍第五年,父亲结束打工的日子回家了,他打来电话兴奋地说:“你休假回来,咱家那些花就该开放了!”我的心头掠过丝丝感动。听母亲讲,父亲在家经常把想对我说的话全说给他的花听。

2015年,我突患支气管炎,经医院复查并无大碍,医生建议保守治疗,此事自己也未放在心上。父亲得知后寝食难安,四处寻医问药打听偏方,由于无暇顾及阳台上的那些花,好多花都枯死了。休假回家,让我震惊的是花盆里清一色地种植着文竹,我不解。母亲解释道:“你爸从一个老友那里得到一个秘方,说文竹对治疗支气管炎有很好的功效!”那一刻,我的眼睛有些泛酸。那些天,为了熬制出上等的文竹汤,父亲在庭院里架

开了花,绽放出耀眼的金黄色。

而后,刘志成将配料放入锅中翻炒出香气后取出,再放入西红柿与鸡蛋花翻炒。他严格按照比例,将盐与糖巧妙结合,7分30秒,一幅“落日美景”图呈现在刘志成面前,这是他为其起的名字。

他将一粒蛋花沾满番茄汁放入口中,酸酸甜甜,同班长做出的味道一样。

刘志成兴奋地将调料盒内原料的分量仔细称了一遍,待班长做完之后再称一遍,减少的量便是做菜时的用量。

晚上,班长如约为大家做了西红柿炒鸡蛋。刘志成瞪大眼睛观察着班长的一招一式,从西红柿扒皮的小窍门到切菜的刀法,从鸡蛋如何打制到油温油量,班长的诀窍被刘志成成功获取。

观看完《新闻联播》后,刘志成主动要求承揽班内卫生。

偌大的厨房内只剩刘志成一人。他在装满西红柿的盆里精挑细选一番,依次将西红柿放入盛着开水的白瓷盆里,30秒后将其捞出去皮。黄灿灿的姜丝,黑黝黝的花椒粒,绿莹莹的小葱叶平静地躺在案板上,一切准备就绪。当锅里的油开始冒泡时,刘志成利索地将搅拌成糊的鸡蛋倒入锅中,蛋液在锅里炸

起一个简易灶膛,并向邻居借来一个中药罐子。他常常花大把大把的时间守在灶膛旁,查看火候时,他不得不单腿屈膝跪地,而后慢慢弯下脊背,最后将脸缓缓贴到地面上,眯缝着双眼盯着灶口,火光将他的脸映照得通红,额前细密的汗珠在火光下发出斑斓的色彩。父亲的身体比前几年逊色许多,做这一系列动作时,显得颇为吃力,我甚至能感受到他从干瘪的胸腔里发出轻微的低鸣声。有好几次我要自己动手,父亲坚决不许。

我想,来年春天的时候,我也要为父亲种下一株花,我不在他身边时,就让那株美丽的花日夜伴他左右,愿这丝丝缕缕花香能为他驱走寂寞和疲惫,带来平安、欢乐和健康……



一颗心香

## 绝招

■李 章

不太一样。这道菜不愧是王虎班长的拿手绝活。刘志成心想:“我从美食秘籍上学来的肯定不比你的差。”

然而,当刘志成自己操作时,他的几番尝试均以失败告终,做的西红柿炒鸡蛋总差了点味儿。

刘志成与梁子达成协议,以帮梁子洗袜子为酬劳,让梁子再请班长做一次西红柿炒鸡蛋。

刘志成提前将调料盒内原料的分量仔细称了一遍,待班长做完之后再称一遍,减少的量便是做菜时的用量。

晚上,班长如约为大家做了西红柿炒鸡蛋。刘志成瞪大眼睛观察着班长的一招一式,从西红柿扒皮的小窍门到切菜的刀法,从鸡蛋如何打制到油温油量,班长的诀窍被刘志成成功获取。

观看完《新闻联播》后,刘志成主动要求承揽班内卫生。

偌大的厨房内只剩刘志成一人。他在装满西红柿的盆里精挑细选一番,依次将西红柿放入盛着开水的白瓷盆里,30秒后将其捞出去皮。黄灿灿的姜丝,黑黝黝的花椒粒,绿莹莹的小葱叶平静地躺在案板上,一切准备就绪。当锅里的油开始冒泡时,刘志成利索地将搅拌成糊的鸡蛋倒入锅中,蛋液在锅里炸



世相一笔